

北

史

一六

蘇子瞻
集
卷之六
PDS

列傳卷第三十三

北史四十五

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沈文秀

張儼

李苗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張烈

李叔彪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世祖苞晉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于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宋齊並有名位叔業少有氣幹頗以將略自許宋元徽末歷官爲羽林監齊高帝驃騎行參軍齊受命累遷爲寧蠻長史廣平太守叔業早與齊明帝共事明帝輔政以爲心腹使領軍奄襲諸蕃鎮盡心用命及即位以爲給事黃門侍郎封武昌縣伯孝文南次鐘離拜叔業爲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帝令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以夸之聿曰伯父儀服誠爲美麗但恨不晝游耳齊帝崩廢帝

即位誅大臣都下屢有變發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富貴亦可辦耳未幾見徙南兖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應之及顯達敗而還叔業慮內難未已不願爲南兖州齊廢主璧臣茹法珍王咺之等疑其有異去來者竝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颺瑜榮等棄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旣在壇場且欲羈縻之白齊主遣中書舍人裴穆慰誘之許不須回換叔業雖得倖而憂懼不已時梁武帝爲雍州刺史叔業遣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梁武帝曰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勑力自保若不尔回面向北不失河南公梁

武報曰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勒馬二百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望絕矣叔業沉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貞度訪入北之宜貞度荅書盛陳朝廷風化叔業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內附景明元年正月宣武詔授叔業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刺史征南將軍封蘭陵郡公又賜叔業璽書遣彭城王勰尚書令王肅赴接軍未度淮叔業病卒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州事詔贈叔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武公給

東園溫明祕器子蒨之字文德仕齊隨郡王左常侍先卒

子譚紹封譚麤險好殺所乘牛馬爲小驚逸手自殺之然

孝事諸叔盡於子道國祿歲入每以分贍世以此稱之位

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南豫州刺史謚曰敬子測字伯

源龍襲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關中蒨之弟芬之字

文馥長者好施薦愛諸弟仕齊位羽林監入魏以父勲封

上蔡伯爲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稱後徙封山莊縣遷

岐州刺史爲隴賊所圍城陷賊以送上邽爲莫折念生所

害贈青州刺史芬之弟藹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內

弟柳諧善鼓琴藹之師而微不及也位汝陽太守叔業長

兄子彥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魏彥先封雍丘縣子
位勃海相卒謚曰惠恭彥先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後襲
爵冀州大掾賊起較爲別將行勃海郡事城陷見害長子
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英起弟威起卒於齊王府中兵參
軍贈鴻臚少卿彥先弟絢揚州中從事時揚州霖雨水入
城刺史李崇居城上繫船憑焉絢率城南人數千家汎舟
南走高原謂崇還北遂與別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
梁崇勸水軍討之衆潰見獲投水而死植字文遠叔業兄
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隨叔
業在壽春叔業卒席法友柳玄達等共舉植監州祕叔業

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魏軍詔以植爲兗
州刺史崇義縣侯入爲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
處之大辟詔特恕其罪以表勲誠尋除授楊州大中正出
爲瀛州刺史再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柱
石所爲無怙兗州之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宣武不許
深以爲恠然公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恠朝廷處之
不高及爲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爲己任謂人曰非我
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揚見於言色及入參議論時
對衆官面有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
不應在百廿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于忠黃

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尚書
又奏羊祉告植姪子皇甫仲達云受植子旨遂詐稱被詔
率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時忠專權既構成其禍又矯詔
殺之朝野稱冤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剪落
鬚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于蒿蒿之陰初植與僕射郭
祚都水使者韋矯等同時見害後祚矯事雪加贈而植追
復封爵而已植故吏勃海刀冲上疏訟之於是贈尚書僕
射楊州刺史乃改葬植母夏侯道遷姊也性甚剛峻於
諸子皆如嚴君長成後非衣幘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
門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

之旦夕溫情植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爲婢自施
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帚於沙門寺掃洒植弟瑜繫衍並
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
免其母於是出家爲比丘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旣長嫡
母又年老其在州數歲以妻子自隨雖自州送祿奉母及
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
俗也論者譏焉植弟颺壯果有謀略在齊以軍功位驍騎
將軍入魏爲南司州刺史封義陽縣伯詔命未至爲賊所
殺進爵爲侯宣武以颺勲効未立而卒其子炯不得襲封
明帝初炯行貨於執事乃封城平縣伯炯字休光小字黃

頤頗有文學善事權門領軍元義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
散騎常侍揚州大中正進爵爲侯改封高城尋兼尚書右
丞出爲東郡太守爲城人所害贈散騎常侍青州刺史謚
曰簡颺弟瑜字文琬封下密縣子試守滎陽郡坐虐暴殺
人免官後徙封灌津子卒於勃海太守贈豫州刺史謚曰
定瑜弟粲字文亮封舒縣子沉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爲失
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粲不從雍
甚爲恨後因九日馬射敕畿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爲州
牧粲脩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而不
覺解及坐定謂粲曰可更爲一行粲便下席爲行從容而

出坐事免後宣武聞粲善自擢置欲觀其風度令傳詔就
家急召之頃吏間使者相屬合家惟懼不測所以粲更恬
然神色不變帝歎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
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唯長揖而已及還家人
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
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
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一親昇講座雖
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爲知音所輕後爲
揚州大中正中書令明帝釋奠以爲侍講轉金紫光祿大
夫元顥入洛以粲爲西兗州刺史尋爲濮陽太守崔巨倫

所逐棄州入嵩高山節閔帝初復爲中書令後正月晦帝
出臨洛濱祭起御前再拜上壽酒帝曰昔北海入朝暫竊
神器爾日卿戒之以酒今欲我飲何異於往情祭曰北海
志在沈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曰
甚愧來譽仍爲命酌孝武初出爲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
屬時亢旱土人勸令禱於海神祭憚違衆人乃爲祈請直
據胡床舉盃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祭曰五岳
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卒不肯拜時青
州叛賊耿翔寇亂三齊祭唯高譚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
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祭云豈有此理左右

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聽事自餘部衆且付城人不達時變如此尋爲翔害送首於梁子含字文若貞外散騎侍郎粲弟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亦過之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略仕齊位陰平太守歸魏授通直郎衍堅辭朝命上表請隱高高詔從之宣武末稍以出山干祿執事後歷建興河內二郡太守歷二郡廉貞寡欲善撫百姓人吏追思之孝昌初梁將曹敬宗寇荊州詔衍爲別將與伯農太守王罷救荊州衍大破之荊州圍解除北道都督鎮鄴西之武城封安陽縣子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鑒所部別將嵇宗

馳驛告變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鑒平之除
相州刺史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公詔衍與子邕北討
葛榮軍敗見害贈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子嵩襲叔
業之歸魏又有尹挺柳玄達韋伯昕皇甫光梁祐崔高容
閻慶胤柳僧習並預其功尹挺天水冀人仕齊位陳郡太
守與叔業參謀歸誠歷南司州刺史柳玄達河東解人頗
涉經史仕齊諸王參軍與叔業姻婭周旋叔業獻款玄達
贊成其計入魏除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子卒改封夏
陽縣子絳襲絳弟遠字季雲性麤放無拘檢時人或謂之
柳瘖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孝武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

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行返家人或問消息荅云無所聞縱
聞亦不解後客遊卒玄達弟玄瑜位陰平太守卒子諧頗
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
佐郎於河陰遇害韋伯昕京兆杜陵人學尚有壯氣自以
才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嫉之如讎即彥先之妹夫也叔
業以其有大志故遣子芬之爲質入魏封零陵縣男歷南
陽太守坐事免後拜負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軍告裴植
謀爲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爲崇
口云裴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皇甫光安定人美鬚
髯善言笑入魏卒於勃海太守兄椿齡薛安都於彭城內

附除岐州刺史椿齡子璋鄉郡相璋弟瑒位吏部郎性貪
婪多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
婿爲豫州刺史爲政殘暴百姓患之卒於安南將軍光祿
大夫贈尚書左僕射子長卿太尉司馬梁祐北地人叔業
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十餘創景明
初賜爵山桑子出爲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聲稱歷太
中大夫從容風雅好爲談諫常與朝廷名賢泛舟洛水以
詩酒自娛遷光祿大夫端然養志不歷權門卒於京兆內
史崔高容清河人博學善文辭美風彩景明初位散騎侍
郎出爲楊州開府掾帶陳留太守卒官閭慶胤天水人博

識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卒於敷城太守柳僧習見其子亂傳

夏侯道遷譙國人也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爲結婚韋氏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咸謂戲言及婚求覓不知所在訪問乃云逃入益州後隨裴叔業於壽春爲南譙太守二家雖爲姻好親情不協遂單騎歸魏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肅薨道遷棄戍南叛會梁以莊丘黑爲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爲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而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陽靈珍反叛南奔梁以靈珍爲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道

遷乃擊靈珍斬其父子送首於京師江悅之等推道遷爲
梁秦二州刺史道遷遣表歸闕詔軍書慰勉授持節散騎
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豐縣侯遣尚書邢巒指授節
度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
爲例宣武不許道遷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
免冠徒跣謝曰比在壽春遭韋續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
狂是改之來希酬昔遇宣武曰卿建爲山之功一簣之玷
何足謝也道遷以賞報爲微逡巡不拜尋改封濮陽縣侯
歲餘頻表解州宣武許之除南兖州大中正不拜道遷雖
學不深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又牘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

羞罔不畢有於京城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殖列蔬果延
致秀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
匹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語曰坐上客恒滿樽中
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歷華瀛二州刺史爲政清
嚴善禁盜賊卒贈雍州刺史謚明侯初道遷以拔漢中歸
誠本由王潁興之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宣武不許靈太
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之議欲更以三百戶封
潁興會卒遂寢道遷不聘正室唯有子數人長子奭字元
廷歷鎮遠將軍南兖州大中正奭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
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

人間債猶數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飢寒初道
遷知吏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吏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
房世寶至其家聽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衷心驚懼謂人
曰世寶爲官少間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即
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悟流汗徹於
寢具至明前京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吏曰卿昨
夜當大飲溺衣如此吏乃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秘書監鄭
道昭暴病卒吏聞謂卓曰人生何常唯當縱飲於是昏酣
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俄而心悶
而死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

鉅鹿太守初吏與南人辛謏更遵江文遙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間耳脫有先亡者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飲饗及吏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吏靈前仍共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吏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盃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夫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即僵仆狀若被毆吏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嗔責僧明便悟而欣宗鬼語如吏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陰私竊盜咸有次緒吏妻裴植之女也與道遷諸妾不睦訟闕

徹于公庭子籍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吏弟督等言其眇目癰疾不任承繼自以與吏同庶已應紹襲尚書奏籍承封道遷兄子抱史位咸陽太守道遷之謀又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世潁川辛謨漢中姜永等皆參其勳末道珍爲齊州東平原相有能名安世符堅丞相王猛玄孫也歷涉書傳位北華州刺史謨魏衛尉辛毗後也有文學位濮陽上黨二郡太守永善彈琴有文學位漢中太守永弟漾亦善士性至孝時潁川庾道者亦與道遷俱入國雖不參勳謀亦爲奇士歷覽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仕梁右中郎將及至洛陽環堵弊廬多與雋秀交舊積二十餘歲

殊無官情後爲饒安縣令罷卒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晉司徒胤之八世孫也胤子順璠及孫沉志皆有名官沉孫根仕慕容寶爲中書監根子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三齊豪門多輕之元護以魏平齊後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力仕齊位馬頭太守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於簡牘後爲裴叔業司馬帶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贊同其謀叔業疾病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尅定元護頗有力焉景明初以元護爲齊州刺史廣饒縣伯尋以州人聊世明圖爲不軌元護誅戮所加微爲濫酷州內飢

儉表請振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爲侵擾城邑苦之
故不得爲良刺史也三年卒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
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
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伎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旣甚支
骨稍消頰長二尺一時落盡贈青州刺史元護爲齊州經
拜舊墓巡省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
吾嘗以方伯簿伍至青州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
好設儀衛哭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誠子會襲
正始中降爵爲子會頽駭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
玉女也甚有姿色會不荅之房乃通其弟機因會醉殺之

子景宣襲機與房遂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元護弟靜性貞忍兄亡未斂便剥妓服玩及餘物歷齊郡內史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齊以膂力自効任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戍王後與裴叔業同謀歸魏拜豫州刺史苞信縣伯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成業志淮南剋定法友有力焉歷華并二州刺史後爲別將出淮南欲解朐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朐山敗沒遂停十年恬靜自安不覓世利宣武末除濟州刺史廉和著稱又徙封乘氏後卒於光祿大夫贈秦州刺史謚襄侯子景通襲善事元

又兼賂又父繼爲司空引景通爲掾卒贈衛尉少卿子郾襲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姚泓之滅其祖父南遷世弼身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章隸書好愛墳典仕齊爲軍主助成壽春遂與裴叔業同謀歸誠除南徐州刺史封慎縣伯後除東秦州刺史政任於刑爲人所怨有受納之鄉音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後爲河北太守有清稱再遷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閣元羅領軍元又弟也曾過中山謂曰二州刺史翻復爲郡當恨恨耳世弼曰儀同之號起自鄧騭平北爲郡始在下官卒贈豫州刺史謚曰康長

子會汝陽太守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書性方厚有名士風又工摹書爲時人所服位東萊太守罷郡寓居潁川天平初元洪威構逆大軍攻討爲亂兵所害名流悼惜之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統晉散騎常侍避劉石之亂南渡祖興之父範之並爲宋武所誅悅之少孤仕宋歷諸王參軍好兵書有將略善待士有部曲數百人仕齊爲後軍將軍部曲稱衆千有餘人梁初以討滅劉季連功進號冠軍將軍武興氏攻破白馬進圖南鄭悅之大破氏衆還復白馬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黑死夏侯道遷與

悅之及龐樹軍主李忻榮張元亮士孫天與等謀以梁州
內附梁華陽太守尹天寶率衆向州城遂圍南鄭悅之晝
夜督戰會武興軍至天寶敗道遷克全勲款悅之天寶有
力焉與道遷俱至洛陽尋卒贈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子
謚曰莊悅之二子文遙文遠文遙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
多歸之道遷之圖楊靈珍文遙奮劍請行遂手斬靈珍襲
父封拜咸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聽事至者見之假以
恩願屏人密問於是人所疾苦大盜姓名姦猾吏長無不
知悉郡中震肅姦劫息止政爲雍州諸郡之最後爲安州
刺史善於綏納甚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逆幽

燕已南悉沒唯文遙介在群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
且耕且戰百姓皆樂爲用卒官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遙有
遺愛復推其子果行州事旣攝州事乃遣使奉表莊帝嘉
之除果通直散騎侍郎行安州事旣而賊勢轉盛救援不
接果乃携諸弟并率城人東奔高麗天平中詔高麗送果
等元象中乃得還朝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功位中
散大夫龍驤將軍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博人也後世居蜀漢或家安國
之桓陵縣父興宗齊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楊州父
於路爲羣盜所害誕雖幼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

內遂得復讎州里之間無不稱嘆景明中自漢歸魏陳伐蜀計宣武嘉納之延昌末王旅大舉除驃騎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參戎號及奉辭之日詔若剋成都即以益州許之師次晉壽蜀人大震屬宣武晏駕不果而還後以客例起家羽林監正光中秦隴反叛詔誕爲西南道軍司馬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略時梁益州刺史蕭深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衆數萬圍小劔戍子建遣誕勒兵馳赴大敗之禽世澄等十一人文熾先走獲免孝昌初于運以誕行華陽郡帶白馬戍後卒於東梁州刺史贈益州刺史謚曰莊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也父慶之南史有傳文秀仕宋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宋明帝殺其主子業文秀與諸州推立子業弟子勛子勛敗皇興初文秀與崔道固俱以州降魏宋遣其弟文景來諭之文秀復歸宋爲刺史如故後慕容白曜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以軍人虜掠遂有悔心乃嬰城固守白曜旣下歷城乃并力攻討自夏至春始剋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齋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裸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禮白曜忿之因至搗撻後還其衣爲之設饌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鎖送京師面縛數

罪宥死待爲下客給以麤衣蔬食獻文重其節義稍亦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太和三年遷外都太官孝文嘉其忠於其國賜絹綵二百匹後爲南征都將臨發賜以戎服除懷州刺史假吳郡公守清貧而政寬不能禁止盜賊大興水田於公私頗有利益卒官子保冲後爲徐州冠軍長史坐據連口退敗有司劾之死刑孝文詔保冲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陽作部終身宣武時卒於下邳太守房天樂者清河人滑稽多智文秀板爲長史督齊郡州府事一以委之卒于京師弟子嘉慶漁陽太守

張謹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也六世祖弘晉長秋卿父華

慕容超左僕射讜仕宋位東徐州刺史及平徐充讜乃歸
順於尉元亦表授東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與讜對
爲刺史後至京師禮遇亞於薛畢賜爵平陸侯讜性開通
篤於接恤青齊之士雖疎族末姻咸相敬視李敷李訢等
寵要勢家亦推懷陳款無所顧避畢衆敬等皆敬重之高
允之徒亦相器待卒贈青州刺史謚康侯子敬伯求致父
喪出葬異州清河舊墓父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第
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爲徐
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敬伯自以隨父歸國功
賜爵昌安侯出爲樂陵太守敬叔武邑太守父喪得葬舊

墓還屬清河初謹兄弟十人兄忠字處順在南爲合鄉令
歸降賜爵新昌侯卒於新興太守贈冀州刺史謹妻皇甫
氏被掠賜中官爲婢皇甫遂詐癡不能疏沐後謹爲宋冀
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文成恠其納財之多引見
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文成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
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謹令諸妾
境上奉迎數年卒後十年而謹入魏謹兄子安世正始中
自梁漢同夏侯道遷歸款爲客積年出爲東河間太守
卒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也父膺梁太僕卿苗出後叔父畎

畎爲梁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之伐蜀梁武命畎拒足於涪許其益州及足退梁武遂改授畎怒將有異圖事發被害苗年十五有報雪志延昌中歸魏仍陳圖蜀計將軍高肇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鄉導次晉壽宣武晏駕班師後以客例除員外散騎侍郎苗有文武才幹以大功不就家耻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陳平定江南之計其文理甚切於時明帝幼冲無遠略之意竟不能納正光末三秦反叛侵及三輔時承平既久人不習戰苗以隴兵強悍且群聚無資乃上書以爲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

於疾攻曰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潰夫颯至風起
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今且宜勒
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卒數千出麥積崖
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於是詔苗爲統軍與別
將淳于誕出梁益隸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爲郎中仍領
統軍深見知待孝昌中兼尚書左丞爲西北道行臺與大
都督宗正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及殺尔朱榮從弟世隆
擁部曲還逼都邑孝莊幸大夏門集羣臣博議百寮計無
所出苗獨奮衣起曰今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
効節之時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徑斷河梁莊帝壯而許

焉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師夜下去橋數里放火燒舡
俄然橋絕賊沒水死者甚衆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
關衆寡不敵苗浮河而沒帝聞哀傷久之贈都督梁州刺
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河陽縣侯謚忠烈苗少有節操
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不許歎息謂
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曾不嗟咨絕倒太保城陽王徽
司徒臨淮王彧並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苗每諫責徽寵勢
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豺聲今轉彰矣解鼓
琴善屬文詠工尺牘之敏當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
及帝幽崩世隆入洛主者追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

爾時羣議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燒燔都邑任其抄掠
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追之子曇襲爵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晉元帝南渡父
宗之宋廬江太守藻涉獵羣籍美談咲善與人交飲酒至
一石不亂大安中與姊夫李嶷俱來歸魏賜爵易陽子擢
拜南部主書號爲稱職時北地諸羌恃險作亂前後宰守
不能制朝廷患之以藻爲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
來歸款朝廷嘉之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爲駸
奴戍主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敘在任八年
遷離城鎮將太和中改鎮爲岐州以藻爲岐州刺史轉秦

州刺史秦人恃險率多麤暴或拒課輸或害吏長自前守
宰皆遙領不入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橫羌氏憚之守
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遇車駕南伐以藻爲東道都督秦
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仍與安南元英征漢中破賊
軍長驅至南鄭垂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克果後車駕南
伐以藻爲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爲東道別將辭
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
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陛下輒當醺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帝
大咲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
敗俱徙平州景明初宣武追錄舊功拜藻爲太尉司馬卒

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啓為其國郎中令襲子爵永安中歷河北黎陽二郡太守所在無政績天平中坐子洪業入於關中率衆侵擾伏法

傅永字脩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季自青州入魏尋復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耒耨到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荅請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為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幹為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為平齊百姓父母並老飢寒十數年賴其強於人事戮力傭丐得以存立晚為奉禮郎詣長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廟賜爵貝丘男除中書博士王

肅之爲豫州又以永爲王肅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孝文曰已選傅脩期爲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爲帝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齊將魯康祖趙公政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擊之永量吳楚兵好以斫營爲事文賊若夜來必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旣設伏仍密令人以瓠盛火渡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祖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營東西二伏俠擊之康祖等奔趣淮水火旣覓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火爭渡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禽公政康祖人馬墜淮曉而獲

其尸斬首并公政送京師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東
侵楚王戍肅復令永將伏兵擊其後軍破之獲叔業傘扇
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帝嘉之遣謁者就豫
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丘縣男帝
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傳脩期耳裴叔業又
圍渦陽時帝在豫州遣永爲統軍與高聰劉藻成道益任
莫問等救之永曰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一戰而
敗聰等棄甲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
之挫其銳藻徙邊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詔永爲汝陰鎮
將帶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魏密通於永

及將迎納詔永爲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永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並賞列土永唯清河男齊將陳伯之逼壽春汾淮爲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爲憂詔遣永爲統軍領汝陰三千人先援之永至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擊伯之頗有剋捷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爲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齊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賊俯射永洞其左股

永出箭復入遂大破之仙理燒營卷甲而遁英曰公傷矣
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國家一帥奈
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
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旣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布
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采直與之改陳列軍儀
覲置形要而英深賞之還京除太中大夫後除恒農太守
非心所樂時英東征鍾離表請求求以爲將朝廷不聽永
每言曰馬援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然於御
人非其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後爲南充州刺史年踰八
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矜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還京拜

光祿大夫卒贈齊州刺史永嘗登北芒於平坦處奮矛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肅欲葬附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遣勅子叔偉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留本鄉永至代都娶妾馮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不忿之馮先永卒叔偉稱父命欲葬北芒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遂求歸葬永於所封貝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珍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乃邀訴靈太后太后從賈意乃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母於舊鄉賈於此強徙之與永同處永宗親不能抑葬已數十年矣棺爲桑棗

根所遶東去地尺餘甚爲周固以斧斫出之於坎時人咸
恠叔偉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能立馬上與人
角騁見者以爲得永武而不得永文

傳豎眼本清河人也七世祖伯子遘石季龍太常祖父
融南徙度河家于磐陽爲鄉閭所重性豪俠有三子靈慶
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以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嘗謂人
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有一
人曰唯傳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
唯有傳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
曰唯有傳靈越能解此文融謂其三子文武才幹以駕馭

當世常從容謂鄉人曰汝聞之不韋虫之子有三靈此圖
議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士多相歸附宋將蕭斌王玄
謨寇礪碣時融始死玄謨強引靈慶爲軍主將攻城攻車
爲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爲傷重令左右輿還營遂與
壯士數十騎遁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
有雄才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尸生之徒皆一當數
十人援不虛發不可逼也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
匿山澤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爲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誘
呼之以腰刀爲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不知斌之欲
圖靈慶旣至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

氏訣言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
師因說齊人慕化青州可平文成大悅拜靈越青州刺史
貝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爲臨齊副將鎮明潛壘靈越北入
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宋恐靈越在邊擾三齊乃以靈越叔
父琰爲冀州中從事乾愛爲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
相對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爲夫婦投化以招之靈
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南走靈越與羊蘭奮兵相擊
乾愛出遣舡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臨齊人知劉
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愆期狀靈越殊不應荅
乾愛不以爲惡勅左右出匣中烏皮袴褶令靈越代所常

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可着體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爲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著此當見南方國王豈垣公也竟不肯着及至丹楊宋孝武見而禮之拜兗州司馬而乾愛亦遷青冀司馬帶魏郡後二人俱還建鄴靈越意恒欲爲兄復讎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雞肉葵菜食乃爲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靈越爲太原太守升城後舉兵同孝武子子勛子勛以靈越爲前軍將軍子勛敗靈越軍衆散亡爲明帝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傳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廣之生送詣宋輔國司馬劉劬劬躬自慰勞靈越曰人生歸於死實無面

求活勸壯其意送詣建康宋明帝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
一乃殺之豎眼即靈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魏鎮
南王肅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身禮敬表爲參軍以軍
功累遷益州刺史高肇伐蜀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
兵三萬先討巴北所至剋捷豎眼性既清素不營產業衣
食之外俸祿粟帛皆以饗賜夷首振恤士卒撫蜀人以恩
信爲本保境安人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人入境者皆移
送還本檢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
化思爲魏人矣宣武其嘉之明帝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
僧代之益州人追隨戀泣者數百里梁將趙祖悅逼壽春

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豎眼爲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旣至
太夫人和梁遣其衡州刺史張齊因人心怨入寇進圍州
城朝廷以西南爲憂乃驛徵豎眼於淮南以爲益州刺史
尋加散騎常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齊給銅印千
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已下板之豎眼旣出梁州梁軍所
在拒塞豎眼三日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出身頻致九捷
蜀人聞豎眼復爲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
眼至州白水已東人皆寧業張齊仍阻白水屯寇陵萌豎
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大破其軍齊被重創奔而退小劔
大劔賊亦捐城西走益州平靈太后璽書慰勞賜驊騮馬

一匹寶劍一口後轉岐州刺史仍轉梁州刺史梁州人既得豎眼爲牧人咸自賀而豎眼至州遇患不堪綜理其子敬紹嶮暴不仁聚貨耽色甚爲人害遠近怨望尋假鎮南將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梁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等十軍率衆三萬人寇直城豎眼遣敬紹摠衆赴擊大破之敬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而奢淫倜儻輕爲殘害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絕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妾兄唐崐崙扇攪於外聚衆圍城敬紹謀爲內應賊圍旣合事泄在城兵執敬紹白豎眼而殺之豎眼患發疾卒永安中贈吏部尚書左齊州刺史孝武帝初贈司空公相州刺

史長子敬和次敬仲並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孝莊時以其父有遺惠於益州復爲益州刺史至州聚斂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爲梁將樊文獻攻圍城降送於江南後以齊神武威德日廣令敬和還北以申和通之意除北徐州刺史復以耽酒爲土賊掩襲棄城走遂廢棄卒於家

張烈字徽之清河東武城人也孝文帝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爲字焉高祖憐爲慕容隳尚書右僕射曾祖恂散騎常侍隨慕容德南度因居齊郡之臨淄縣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氣槩時青州有崔徽伯房徽叔與烈並有令譽時人

號三徽孝文時入官代都歷侍御主文中散遷洛爲太子
步兵校尉齊將陳顯達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王青石世
官江南荊州刺史廣陽王禧慮其有異表請代之詔侍臣
各舉所知至有申薦者帝曰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事
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如何彭城王勰稱讚之遂除順
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爲齊將崔慧景攻圍之七十餘日
烈撫厲將士甚得軍人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遁走帝親
勞之曰卿果能不負所寄烈謝曰不遇鑾輿親駕臣不免
困於犬羊自是陛下不負臣非臣能不負陛下帝善其對
宣武即位追錄先勲封清河縣子尋以母老歸養積十餘

年頻遇凶儉烈爲粥以食飢人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之明帝即位爲司空長史先是元又父江陽王繼曾爲青州刺史又父當權烈託故義之懷遂相諂附歷給事黃門侍郎光祿大夫靈太后反政以又黨出爲青州刺史時議者以烈家產畜殖家僮甚多慮其有異恐不耳出爲本州改瀛州刺史爲政清靜吏人安之後因辭老還鄉兄弟同居怡然爲親類所慕卒於家烈先爲家誡千餘言并自叙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勅子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誡立碣而已其子質奉行焉質博學有才藝位諫議大夫烈弟僧皓字山容歷涉羣書長於談說有名於當世以諫議大夫

國子博士散騎侍郎徵並不起世號徵君焉好營產業孜孜不已藏鏹巨萬他資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瘦弊身服布裳而婢妾統綺僧皓尤好蒲弈戲不擇人是以獲譏於世節閔帝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皓與同事事敗死於獄中

李叔彪勃海蓊人也從祖金神廳中與高允俱徵位征南從事中郎叔彪好學博聞有識度爲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亮河間邢巒並相親友三遷國子博士本國中正攝樂陵中正性清真甚有公平之稱歷中書侍郎太尉高陽王雍以其器操重之尋除假節行華州事

爲吏人所稱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穆叔彪子述字道興
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詣長安冊祭熹宣王廟
還除儀曹郎賜爵脩縣男稍遷興平太守卒子象字孟則
清簡有風旣博涉羣書初襲爵稍遷中書侍郎光祿大夫
兼散騎常侍使梁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象從容風素有名於時喪妻無子終竟不娶論者非之

路特慶字伯瑞陽平清泉人也祖綽陽平太守特慶有幹
用與廣平宋翻俱知名爲鄉閭所稱太和中除奉朝請特
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同推讓之孝文遂並拜焉累遷定
州河間王深長史深貪暴肆意特慶每進苦言卒贈左將

軍安州刺史謚曰襄子祖壁給事中侍慶弟仲信思令並有令名官位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學有節操太和中舉秀才爲奉朝請後兼員外常侍使高麗高麗王託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守郎中歷濟北平原二郡太守以清嚴稱後爲東荊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弟子起爲奉朝請議者稱之卒於光祿大夫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弟詮悅等並歷位清顯

曹世表字景昇魏大司馬休九世孫也祖謨父慶並有學

問世表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群書爲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並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每稱美之延昌中除清河太守臨官省約百姓安之孝昌中爲尚書左丞出行東豫州刺史遷東南道行臺卒贈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乾中書侍郎永基性通率輕財好施爲長樂太守時葛榮攻信都永基與刺史元孚同心防捍力窮城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代孚死永安二年除潁川太守遷東徐州刺史永熙中爲軍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尋加衛大將軍復除東徐州刺史前後在

州爲吏人所愛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子子義子智子義學涉有父風仕隋至尚書右丞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頗涉子史開解几案稍遷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隴西辛雄范陽祖瑩太山羊深西平淳于恭並以才用見留尋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西都督蕭瑒奏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明帝大怒詔問所由錄令已下皆推罪元旭入見御坐前屈指校計實糗兵糧乃踰一年事乃得釋後遷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中復拜尚書左丞旣無風操悅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於時朝廷分汲郡

河內二界扶風之地立義州置關西歸款戶除元旭義州
刺史卒官

論曰壽春形勝南鄭要嶮乃建鄴之膏腴成都之喉隘裴
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鵠起舉地而來功誠兩茂
其以大啓茅賦兼列旄旗固其宜矣植不怙其德器小志
大斯所以顛覆也衍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李席王江
雖復因人成事亦爲果決之士淳于誕好立功名有志竟
不遂也文秀不回有死節之氣非直身蒙嘉禮遂乃子免
刑戮在我欲其罵人忠義可不勉也張謹觀機委質罵恤
流離亦仁智矣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毅過人臨難慨然奮

斯大節蹈忠履義沒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劉藻傳永豎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豎眼加以撫邊導俗風化充美方之二子固已優乎抑又魏世良牧張列卓有氣尚名輩見知趣捨沉浮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彩詞涉亦當年之俊又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拔萃從官咸享名器各有由也

列傳卷第三十三

北史四十五

方洽周益周之冕 孫粹然校正



列傳第三十四

北史四十六

孫紹

張普惠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鹿念

張燿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也少好學通涉經史初爲校書郎稍遷給事中後爲門下錄事好言得失與常景共脩律令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政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固然百王之定法也今二號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關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馮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脩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且法開清

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
怨中正實望於下里主案舞筆於上臺真偽混淆知而不
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
役而苦樂縣異士人居職不以爲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
故有競棄本生飄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散沒人間或亡命
山數漁獵爲命或投杖強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逐樂
諸州應留之徒避寒歸暖職人子弟隨榮浮游南北東西
卜居莫定關禁不脩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
不復爲用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
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今強敵窺時邊黎伺隙內

人不平久戍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
鎮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
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以須文質以
換情權不可恒隨滂隆以牧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滂隆
獲衷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
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並議律尋施行令獨
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令之爲體即帝王之身分處百揆之
儀安置九服之節乃是有爲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脩
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比之前令精麤有
在但主議之家大用古制若令依古高祖之法復須升降

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爭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脩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曰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畫方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愷正光初兼中書侍郎紹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踈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覽紹兄世元善彈箏早卒紹後聞箏聲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後爲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太后笑之遷右將軍太中大夫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

謂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永安中拜太府卿以前參議正光壬子曆賜爵新昌子後卒於右光祿大夫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宣子伯元龍襲爵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也身長八尺容兒魁偉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太和十九年爲主書帶制局監頗爲孝文所知轉尚書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爲其聲價澄爲雍州刺史啓普惠爲府錄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別踈昵之叙五服六術等衰麻之

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晝夜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敷之以日月況禮大練之曰鼓素琴蓋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謂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不食食猶擇人於馬射爲或非且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

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
否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縞禪甫除殿下功
衰仍龍襲釋而爲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
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案射儀射者以禮樂
爲本志而從事不可謂禮鐘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事
何用射爲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府
庫空虛宜待新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狸首之章
宣矍相之命聲軒縣建雲鉦神人忻暢於斯時也澄意納
其言託辭自罷乃荅曰今雖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
式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

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主不絕樂聽樂則可觀
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澄
轉楊州啓普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普惠
既爲澄知歷佐一藩甚有聲譽還朝仍羽林監澄遭太妃
憂臣寮爲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訪於普惠
普惠荅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
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
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
愚以爲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旣葬以謚配
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襚皆以

謚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謚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
襲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
從之後為步兵校尉以本官領河南尹丞宣武崩坐與甄
楷等飲酒游從免官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叙
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
文學依才優之例敕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
不降階為榮時任城王澄為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廣
陵王恭北海王顥疑為所生祖母服朞與三年詔羣寮會
議普惠議曰謹案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為二國太妃可
謂受命於天子為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

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朞父卒則皆得伸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爲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爲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爲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爲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爲母練冠之與大功乎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爲服朞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爲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例不

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已申其三年太妃
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
之高據附不彌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
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尚獲申況廣
陵北海論封君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纂重
遠別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
不以遙乎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蕃比之慈母不亦
爽歟經曰為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蕃父母
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今祖乃
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為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證議

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爲命之爲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爲君母之黨服則爲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旣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爲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爲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王食一方得不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當時議者亦有同異國子博士李郁於議罷之後書難普惠普惠據禮還荅鄭重三反郁議遂屈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

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爲通會聞胡家穿墳下墳有盤石乃密表曰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寶誕聖后近樞剋惟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錫褒假鸞壽縣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竊謂高祖受禪於獻文皇帝故仰尊爲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敕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爲太上恐乖繫敕之意易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比剋吉定兆而

以淺改卜羣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
伏願停司徒逼同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則天下幸甚太
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已上博議其事任城王澄
太傅清河王懌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尚書崔亮並
有難普惠並以理正之無所屈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
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爲上何必上者皆是
極尊普惠厲聲呵翻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
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雕虫小藝微或相
許至於此劇豈卿所及翻甚有慙色默不復言議者咸以
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

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又賈璆宣令謂普
惠曰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
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初普惠被召
傳詔馳驛驅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泗
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任若不言所難言諫
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
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
甚時中山杜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深儒碩學身負大才執
此公方來居諫職寒寒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在胡司徒
第當庭面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鄉音出宋城之帶始縈

魯門之析裁警終使羣后逡巡庶寮拱嘿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此書每爲口實普惠以天下人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恐人不堪命上䟽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遵先皇之軌夙宵惟度欣戰交集仰惟高祖廢太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綰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太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儻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夫信行於上則億兆樂輸於下自茲已降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

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
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稱重斗大革其所弊
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謂悅之不
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
見自此之後月一陛見又以孝明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
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
天地屬心百神佇望伏願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澤
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絜誠禋祫孝弟可以通神
明德教可以光四海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
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

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
令停息但仍舊貫亦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尋
別敕付外議釋奠之禮時史官剋日蝕豫敕罷朝普惠以
逆發非禮上䟽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曰審法度平斗
尺租調務輕賦役務省三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
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
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勲親之胤所宜收叙書奏孝
明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廷對移時太后曰
小小細務一一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養庶物若
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壑將赴水火以煩勞而

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苦
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於太師彭城王然遂不免枉
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
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
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如此枉之垂聖察太后
曰卿云興滅繼絕意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
其四子蓋骨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咸陽京兆乃皇
子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矣沈淪幽壤緬焉弗收豈不是
興滅繼絕之意太后曰卿言有理當命公卿博議及任城
王澄薨普惠荷其恩待朝望奔赴至於禪除雖寒暑風雨

無不必至初澄嘉賞普惠臨薨啓爲尚書右丞靈太后既
深悼澄覽啓從之詔行之後尚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
便居管轄相與爲約竝欲不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光
二年詔遣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
後患上䟽極言其不可表奏不從魏子建爲益州刺史有
賊罪普惠被使驗之事遂得釋故子建父子甚德之時梁
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款朝廷頗事當迎普惠請付楊州移
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後除光祿大夫右丞如故
先是仇池武興郡氏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絕詔普惠以
本官爲持節西道行臺給秦岐涇華雍豳東秦七州兵武

三萬人任其召發送南秦東益三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於關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隨事訖還朝賜絹布一百段時詔訪寃屈普惠上疏多所陳論出除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梁前弊別郡異縣之人錯雜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綰攝有方姦盜不起人以為便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異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游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為豫州啟長瑜解褐攜嚮其合門祿給之在州卒謚曰宣恭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好文學有氣尚仕宋爲員外郎領軍王援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容白曜赴闕授兼著作佐郎時獻文於仲冬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竝不納淹上接輿釋游論帝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敕停行太和中文明太后崩齊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不許昭明等執志不移孝文敕尚書李冲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冲奏遣淹昭明言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李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方謂義出何典何其異哉昭明言齊

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爲疑淹言
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
踰月即吉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彪行人何容獨以衰
服間衣冠之中我皇處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
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搖膝而言曰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
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爲非也昭明相顧
咲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使人唯齎袴褶
不可以弔幸借衣帽以申國命今爲魏朝所逼還南日必
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折中還南日應有高賞
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與言雖非理得罪亦復何嫌南

史董狐自當直筆既而敕送衣帽給昭明等明旦引入皆
令文武盡哀後正佐郎其後齊遣其散騎常侍庾蕞散騎
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等來聘孝文敕淹接於外館宗慶
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絕好爲利而動豈是大
國善隣之義淹言吳爲王者不拘小節豈得眷眷守尾生
之信且齊先王歷事宋朝當應使爾欺奪宗慶更蕞及從
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以手掩目曰卿何不
作于禁而作王肅淹言我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何于禁
之有憲亦不對王肅之至鑾輿行幸肅多色從敕淹將引
若有古跡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

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人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
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度肅知淹寓青州乃咲謂
曰青州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若言青州本非
其地徐州間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咲顧
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聊因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以
聞孝文大悅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爲制勝輿駕至洛
肅因侍宴帝戲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
復卿試重叙之肅言臣於朝歌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說
遂大笑肅又言淹才詞宜應叙進帝言若因此進淹恐辱
卿轉甚肅言臣屈已達人正可顯臣之美帝曰卿爲人所

屈欲求屈已之名復於卿大優肅言淹既蒙進臣得屈已
申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賜淹龍廐上馬
一疋并鞍勒宛其朝服一襲轉謁者僕射時遷都帝以淹
家貧敕給事力送至洛陽使與家累相隨及車駕濟淮敕
徵淹淹於路左請見曰敵不可小願聖明保萬全之策伏
聞發洛來諸有諫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帝優
而容之帝幸徐州敕淹與閭龍駒專主舟楫將汎泗入河
汴流還洛軍次碭礪淹以黃河浚急慮有傾危乃上䟽陳
諫帝敕淹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人貧今移都
伊洛欲通運四方黃河急浚人皆難涉我因此行乘流所

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誠至而不得相納賜驂騮馬一疋衣冠一襲除羽林監主客令于時宮極初構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澌苦於厲涉淹遂啓求敕都水造浮航帝賞納之意欲榮淹於衆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還朝病卒贈光州刺史謚曰定子霄字景鸞好爲文詠坦率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游相好詩賦閒起知音之士所共嗤笑卒於書侍御史

范紹字始孫燉煌龍勒人也少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父卒曰令汝遠就崔

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暮宜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初充太
學生轉筭生頗涉經史孝文選爲門下通事令史遷錄事
掌奏文案帝善之又爲侍中李冲黃門崔光所知帝曾謂
近臣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後朝廷有南討計發河北數
州田兵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屯田八座奏紹爲
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歲大獲
又詔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鐘離紹觀其城隍恐不可陷
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奏聞俄而英敗後歷位并
州刺史太常卿莊帝初遇害河陰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也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謹好學

舉孝廉射策甲科歷碎職累遷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
久不遷職宣武謂曰楊子雲爲黃門頓歷三世卿居此任
始十年不足辭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宣武頻
詔桃符慰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老耄而諸子非理處物
宣武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東豫州刺史與後將軍
李世哲領衆襲益宗語在益宗傳桃符善恤蠻左爲人
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贈洛州刺史

鹿念字永吉濟陰乘氏人也祖壽興沮渠氏庫部郎父生
再爲濟南太守有政績獻文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馬射賜
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時三齊始附人懷苟且蒲博

終朝頗廢農業生立制斷之聞者嗟善後卒於淮陽太守
追贈兗州刺史念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彭城王勰召爲
館客嘗詣徐州馬疲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
四束飼馬船行數里念覺即停船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
禾束下而反初爲真定公元子直國中尉怛勸以忠廉之
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
絃響藹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
莫使絃響絕子直少有令問念欲其善終故以諷焉後隨
子直鎮梁州州有兵糧和糴和糴者靡不潤屋念獨不取
子直強之終不從孝莊爲御史中尉念兼殿中侍御史監

臨淮王或軍時梁遣其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或云
欲歸款衆議謂不然愈遂請行曰綜若誠心與之盟約如
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乎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
景雋胡龍牙並揔強兵內外嚴固愈遂單馬間出徑趣彭
城未至之間爲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來狀愈曰我爲
臨淮王所使兵潤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愈被執
語景雋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將驗虛實且遣左右
爲元略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
身在一深室託爲患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梁
武追還綜又遣腹心人梁話迎愈密語意狀令善酬荅引

愈詣龍牙所龍牙語愈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
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愈曰彭城魏
之東鄙勢在必爭可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
復詣景雋住所停愈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有綜軍主
姜桃來與愈言謂曰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主待
物有道乃上指曰今歲星在斗吳之分野君何不歸梁國
愈荅曰法僧莠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也今
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未也逆而剋之吳國敗喪不久
且衣錦夜游有識不許言未盡乃引入見景雋景雋良久
謂曰卿不爲刺客也荅曰今者爲使欲反命本朝相刺之

事更下後圖爲設食愈強飲多食向敵數人微自夸矜諸人相謂曰壯哉乃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戶指牀令坐一人別在室中出謂愈曰中山王有教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喚欲問卿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愈遂辭而退須臾天曉綜軍主范勗景雋司馬楊髌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愈陳士馬之盛尋而與梁詒盟契訖未旬綜降詔封愈定陶縣子除負外散騎常侍永安中爲右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進爵爲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於疇昔而自無屋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尋莊嘉其清潔時復賜以錢帛及東徐城人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

引梁人詔念以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爲六州大使
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念又購斬文欣還拜金紫光祿大
夫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與都督賀拔勝等拒
尔朱仲遠軍敗還京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時滎陽人鄭
榮業反圍州城城降榮業送念於關西

張耀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也仕魏累遷步兵校尉永
寧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耀數
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後爲別將以軍功封長平男
歷岐東荊州刺史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隆之吏部
尚書元世儁奏曰南京宮殿毀撤送都連筏竟河首尾大

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材木耗損有關經構燿清直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爲大將詔從之燿勤於其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興和初加衛大將軍宮殿成除東徐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公謚曰懿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也。有器幹。嘗帶十圍鬚。稱甚美。初拜校書郎。轉主書。頗爲孝文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給事中。帝謂黃門郎邢巒曰。道斌是行便異。儕流矣。宣武即位。遷謁者。僕射。後歷恒農太守。岐州刺史。所在有清貞稱。卒於州。謚曰康。道斌在恒農。脩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後。故吏追思之。復立道斌形於孔像之西。

而拜謁焉

董紹字興遠新蔡鮦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
博士累遷兼中書舍人爲宣武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以
城南叛詔紹慰勞爲賊鎖禁送江東梁領軍呂僧珍暫
與紹言便相器重梁武聞之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
之今當聽卿還國詔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旣奉恩貸實
若更生乃引見之謂曰戰爭多年人物塗炭是以不恥先
言欲與魏朝通好卿宜備申此意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
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及紹還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後除
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人情蕭寶夤反於長安紹上

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孝明謂黃門徐
紇曰此巴真瞎也紇荅此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
所畏非實瞎也帝大笑敕紹速行以拒寶貴功賞新蔡縣
男尔朱天光爲關右大行臺啓爲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
書天光敗賀拔岳復請紹爲其開府諮議參軍岳後攜
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
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岳死周文帝亦重之及孝武西
遷除御史中丞非其好也鬱鬱不得志或行戲街衢或
與少年游聚不自拘持頗類失性孝武崩周文與百官推
奉文帝上表勸進令呂思禮薛澄作表前後再奏帝尚

執謙冲不許周文曰爲文能動至尊唯董公耳乃命紹爲
第三表操筆便成表奏周文曰開進人意不當如此也及
登阼方任用之而紹議論朝廷賜死孫嗣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少有操尚舉秀才中尉
王顯召爲檢校御史遷殿中御史司徒江陽王繼召爲記
室參軍遂爲元又所知又執朝政引爲尚書殿中郎領中
書舍人仍御史預聞時事卑身克己人無恨焉家素貧約
食客恒數十人同其飢飽時人歎尚之太保崔光臨薨薦
元興爲侍讀尚書賈思伯爲侍講授孝明杜氏春秋元興
常爲摘句儒者榮之義旣賜死元興亦被廢乃爲浮萍詩

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無根水上蕩脆弱惡風波危微苦
驚浪普泰初爲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
齊州刺史元興世寒因元叉之勢託其交道相用爲州主
簿論者以爲非倫時有濟郡曹昂有學識舉秀才永安
中除太學博士兼尚書郎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
大失綾縑時人鄙其矯詐

論曰孫紹關左之士又能指論時務張普惠明達典故強
直從官侃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成淹范紹劉桃符鹿
念張燿劉道斌董紹馮元興等身遭際會俱得効其所
能苟曰非才亦何能致於此也

列傳第三十四

北史四十六

方洽周益周之冕孫粹然校正



信州李判

大正五傳三十四

九

列傳第三十五

北史四十七

表翻

第躍

躍子韋脩

陽尼

從孫固藻子斐

固子休之固從兄元景

固從兄藻

賈思伯

祖瑩

子瑛

表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爲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隨文秀入魏而大將軍劉昶言是其外祖叔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表濟爲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洸演遂各陵競洸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翻少入東觀爲徐紇所薦李彪引兼著作佐郎參更事後

拜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
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彪律博士侯
堅固書侍御史高綽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虬羽林
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負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
孫崇等竝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
中書監京兆王愉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
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豫其事
後除豫州中正是時脩明堂辟雍翻議曰謹按明堂之義
今古諸儒論之備矣蓋唐虞以上事難該悉夏殷以降校
可知之按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

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像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則無九室之證旣而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爲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有惜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有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个

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
爲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
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
竝盡思窮神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
雜旣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
祀五帝之又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
之基趾猶或騭騭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
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無據
何用經通晉朝亦以鑛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竝非經典
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爲不典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

皇代既乘乾統曆得一御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豈容虛追子氏攷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義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求皆允帖繕脩草創以意良多事移化變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梭換非一良以永法爲難數改爲易何爲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旣猥班訪逮輒輕率贅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曾經詁無失典刑後議選邊戍事翻議曰臣聞兩漢敬於西北

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寔賴
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
籍用爲美談今古以爲盛德自皇上以睿明纂御風清化
遠威厲秋霜惠雲沾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華陽卽序連城
革面比屋歸仁縣車劔閣豈伊曩載鼓譟金陵復在茲日
然荆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
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疆場統戎階當卽用或逢穢德凡
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人溫卹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
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
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

驅令抄掠若遇強敵卽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
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開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
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高山或芸草平陸販貨往還相
望道路此等祿旣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
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久靡夏加之疾苦死於
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
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犬羊屢犯疆場頻年已來甲冑生
蟻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爲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
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潔其
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旣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

謂自今已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
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
階級若能駕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
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脩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
於其任以時褒賚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將其得
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憚日富經略
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顯戮用章其罪所舉
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僞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
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既審沮勸亦明庶邊惠永消
譏議攸息矣遭母憂去職熙平初除廷尉少卿頗有不平

之論爲靈太后所責出爲陽平太守甚不自得遂作思歸
賦神龜末遷涼州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竝
以國亂來降朝廷問安置之計翻表曰今蠕蠕內爲高車
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期而至百姓歸誠
里相屬然夷不亂華前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
不可尋今蠕蠕雖主奔於上人散於下而餘黨寔繁部落
猶衆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
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爲資陵奪爲業
而河西捍禦彊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糧仗
素闕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獨擅

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愚謂蠕蠕二主竝宜存之居
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人各有攸屬那
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可輒陳婆羅門請脩西海
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抵張掖西
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
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
婆羅門於事爲便即可永爲重戍鎮防西北雖外爲署蠕
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二三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
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
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度流沙即是我之外藩高

車之勅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姦回反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爲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河奪我嶮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已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求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敦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間即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徼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爲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似如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

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時朝議是之還拜吏部郎中遷齊州刺史無多政績孝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黃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並掌文翰翻既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為靈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充斥六軍將親討之翻乃上表諫止後蕭寶夤大敗於關西翻上表請為西軍死亡將士舉哀存而還者并加賑資後拜度支尚書尋轉都官翻上表願以安南尚書換一金紫時天下多事翻雖外請開秩而內有求進之心識者怪之於是加撫軍將軍明帝靈太后曾燕華林園舉觴謂

羣臣曰表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爲盡之
侍坐者莫不羨仰翻名位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
善其身無所將挾排抑後進論者鄙之建義初遇害河陰
所著文筆百餘篇行於世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
三司青州刺史嫡子寶首武定中司徒記室參軍事翻弟
躍

躍字景騰博學雋才性不矯俗篤於交友翻每謂人曰躍
可謂我家千里駒也歷位尚書都兵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
將立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其博洽蠕蠕主阿那瓌亡破
來奔朝廷矜之送復其國旣而每使朝貢辭旨頗不盡禮

躍爲朝臣書與環陳以禍福言辭甚美後遷車騎將軍太
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爲懌所愛賞懌之文表多出於躍卒
贈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制文集行於世無子兄翻以子
聿脩繼

聿脩字叔德七歲遭喪居廬禮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性
深沈有鑒識清靖寡欲與物無競姨丈人尚書崔休深所
知賞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中齊天保初除
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大有聲績遠近稱之累遷
司徒左長史領兼御史中丞司徒錄事參軍盧思道貳
庫錢三十万娉太原王义女爲妻而王氏以先納陸孔文

禮甥爲定聿脩爲首寮又國之司憲知而不効免中丞尋
遷祕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三禮出爲信州
刺史即其本鄉也時久無例莫不榮之爲政清靖不言而
化自長史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
普出過諸州悉有舉劾唯不到信州及還都人庶道俗追
列滿道或將酒脯涕泣留連競欲遠送時旣盛暑恐其勞
敝徃往爲之駐馬隨舉一酌示領其意辭謝令去還後州
人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爲立碑斂縑布數百匹託中書
侍郎李德林爲文以記功德敕許之尋除都官尚書聿脩
少年平和溫潤素流之中最爲規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

時望多相器待許其風望在郎署之日時趙彥深爲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重被沙汰停私門生藜藿聿脩猶以故情音問來往彥深任用銘戢甚深雖人才無媿蓋亦由彥深接引爲吏部尚書以後自以物望得之初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姻相尋聿脩常非咲之語人云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能免時論以爲地勢然也素品孤官頗有怨響然在官廉謹當時少匹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餉饋初聿脩爲尚書郎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脩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脩爲清郎太寧初聿脩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

校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邢邵爲刺史別後送白紬爲信聿脩不受與邢邵書云今日傾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邵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第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及在吏部屬政衰道喪若違忤要勢禍不旋踵雖以清白自守猶不免請謁之累入周位儀同大將軍吏部下大夫東京司宗中大夫隋開皇初加上儀同遷東京都官尚書東京廢入朝除都官尚書二年出爲熊州刺史卒子知禮大業初卒於太子內舍人躡弟颺卒於豫州冠軍府司馬颺弟昇位正員郎颺死後昇通其妻翻恚爲之發

病昇終不止時人鄙穢之亦於河陰見害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也累世仕於慕容氏尼少好學博通羣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幽州刺史胡泥表薦之徵拜秘書著作郎及改中書學爲國子時中書監高閭侍中李冲等以尼碩學舉爲國子祭酒後兼幽州中正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尼與齊州大中正房千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出爲幽州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爲中正時受鄉人貨免官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羨人今日

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既而還家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撰爲字統二十卷行於世承慶從弟固

固字敬安性倏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劍客弗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博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昶性嚴暴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意志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孝文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累遷書侍御史多所劾奏宣武廣訪得失固上謹言表曰當今之務宜

早正東儲立師傳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
攬權衡親宗室強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
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機躬勤庶政使人無謗讀
之響省徭役薄賦斂脩學官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絕
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救飢寒之苦然後備
器械脩甲兵習水戰滅吳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豈
不茂哉初帝委任羣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
肇以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竝有豐故宗室
大臣相見踈薄而王畿人庶勞弊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
賦稱恒代田漁聲樂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

司閒司忿言必從矣朋黨噂噉自相同矣浸潤之譖傾人
墉矣成人之美君子貴焉攻人之惡君子耻焉汝何人斯
譖毀曰繁子實無罪何騁汝言番番緝緝讒言側入君
子好讒如或弗及天疾讒說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將
及矣泛泛遊鳧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維余小子
未明茲理毀與行俱言與讒起我其懲矣我其悔矣登求
人兮忠恕在已彼諂諛兮人之蠹兮刺促昔粟罔顧恥辱
以求媚兮邪干側入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褊小好習
不道朝挾其車夕承其輿或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咲
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大猷不知話言其朋

其黨其徒寔繁有詭其行有佞其音遽條戚施邪媚是欽
既讒且妬以逞其心是信是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慎末如
之何習習宰嚭營營無極梁丘寡智王鮒淺識伊戾息夫
異世同力江充趙高甘言似直豎刁上官擅生羽翼乃如
之人僭爽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嗟余中下其親其昵
不謂其非不覺其失好之有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
苦疾凡百君子宜其慎矣覆車其鑒近可信矣言既備矣
事既至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明帝即位除尚書考功郎
中奏諸秀孝考中第者聽叙自固始大軍征碭石敕爲僕
射李平行臺七兵郎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又

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賊獲其外城後太傅清
河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時悅年少
行多不法固上疏諫悅悅甚敬懌之懌大悅以爲舉得其
人除洛陽令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毀疾杖而能起
練禪之後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
族咸歎服焉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
不奏懌之遇害元叉執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寮吏
莫不慮禍隱避不出固以嘗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
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藥布王脩何以尚也
君子哉若人及汝南王悅爲太尉選卒多非其人又輕肆

擢撻固以前爲元卿雖離國猶上䟽切諫事在悅傳後悅
辟固爲從事中郎不就京兆王繼爲司徒高選官寮辟固
從事中郎府解除前軍將軍又典科揚州勲賞初硤石之
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勲
更相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者稱焉卒贈輔國將軍
太常少卿謚曰文固剛直雅正不畏強禦居官清潔家無
餘財終沒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爲其棺斂初固
著終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敕諸子一遵先制五子長
子休之

休之字子烈雋爽有風槩好學愛文藻時人爲之語曰能

賦能詩陽休之初爲州主簿孝昌中杜洛周陷薊城休之與宗室南奔章武轉至青州葛榮寇亂河北流人多湊青州休之知將有變請其族叔伯彥等潛歸京師避之多不能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而葛榮邢杲作亂伯彥等咸爲土人所殺諸陽死者數十人唯休之兄弟免莊帝立累遷太尉記室參軍李神雋監起居注啓休之與河東裴伯茂范陽盧元伯河間邢子才俱入撰次普泰中爲太保長孫承業府屬尋敕與魏收李同軌等修國史後行臺賀拔勝經略樊沔請爲南道軍司俄而魏武帝入關勝令休之奉表詣長安參謁時齊神武亦啓除休之太常少卿尋屬勝

南奔仍隨勝至江南休之聞神武推奉靜帝乃白勝啓曰
武求還文襄以爲大行臺郎中神武幸汾陽之天池池邊
得一石上有隱起字文曰六王三川問休之曰此文字何
義對曰六者大王字河洛伊爲三川大王若受天命終應
統有關右神武曰世人常道我欲反今若聞此更致紛紜
慎莫妄言也元象初錄荊州軍功封新泰縣伯武定二年
除中書侍郎先是中書專主綸言魏宣武已來事移門下
至是發詔依舊任遇甚顯時魏收爲散騎常侍領兼侍郎
與休之參掌詔命世論以爲中興有人士戲嘲休之云有
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從晉陽而向鄴懷屬書而

盈把左丞盧斐以其文書請謁啓神武禁止會赦不問歷
尚食典御太子中庶子給事黃門侍郎中軍將軍幽州大
中正兼侍中持節奉璽書詣并州敦喻文宣爲相國齊王時
將受魏禪發晉陽至平陽郡爲人心未一且還并州恐漏
泄仍斷行人休之性疎放使還遂說其事鄴中悉知後高
德正以聞文宣忿之而未發齊受禪除散騎常侍監修起
居注頃之坐詔書脫誤左遷驍騎將軍積其前事也文宣
郊天百僚咸從休之衣兩襠甲手持白棓時魏收爲中書
令嘲之曰義真服未休之曰我昔爲常伯首戴蟬冕今處
驍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卿談笑晏然議者服其

夷曠以禪讓之際參定禮儀別封始平縣男後除中山太守先是韋道建宋欽道代爲定州長史帶中山太守竝立制監臨之官出行不得過百姓飲食有者即數錢酬之休之常以爲非及至郡復相因循或問其故休之曰吾昔非之者爲其失仁義今日行之者自欲避嫌疑豈是夙心直是處世難耳在郡三年再致甘露之瑞文宣崩徵休之至晉陽經紀喪禮與魏收俱至尚書令楊遵彥與休之等款狎相遇中書省言及喪事收掩淚失聲休之嘖眉而已他日遵彥謂曰昨聞諱魏少傅悲不自勝卿何容都不流涕休之曰天保之世魏侯時遇甚深鄙夫以衆人見待佞哀

詐泣實非本懷皇建初兼度支尚書昭帝留心政道訪以
政術休之荅以明賞罰慎官方禁淫侈恤人患爲政教之
先帝深納之大寧中歷都官七兵祠部三尚書河清三年
出爲西兗州刺史天統初徵爲光祿卿監國史尋除吏部
尚書休之多識故事諳悉氏族凡所選用莫不才地俱允
前國子助教熊安生當時碩儒因喪解職久而不見調休
之引爲國子博士儒者以此歸之簡率不樂煩職典選稍
久非其所好每謂人曰此官實自清華但煩劇妨吾賞適
真是樊籠矣武成崩後頻乞就閑武平初除中書監尚書
右僕射三年加位特進與朝士撰聖壽堂御覽六年正除

尚書左僕射領中書監休之早得才名爲人物所傾服外如踈放內實謹厚少年頗以峻急爲累晚節以通美見稱重衿期好游賞太常卿盧元明人地華重罕所交接非一時名士不得與之游休之始爲行臺郎便坦然投分文酒會同相得甚款鄉曲人士莫不企羨焉太子中庶子平原明少遐風流名士也梁亡奔鄴昔因通聘與休之同游及少遐卒其妻窮敝休之經紀振恤恩分甚厚尚書僕射崔暹爲文襄所親任勢傾朝列休之未嘗請謁暹子達拏幼而聰敏年十餘已作五言詩時梁國通和聘使在館暹持達拏數首詩示諸朝士有才學者又欲示梁客餘人畏暹皆

隨宜應對休之獨正言郎子聰明方成偉器但小兒文藻
恐未可以示遠人其方直如此元景每云當今直諫陽子
烈其有焉晚節說祖珽撰御覽書成加特進令其子辟強
預脩御覽書及珽黜便布言於朝廷云先有隙及鄧長顓
頽之推奏立文林館之推本意不欲令耆舊貴人居之便
相附會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同入待詔時論貶焉魏收
監史之曰立神武本紀取平四胡之歲爲齊元收在齊州
恐史官改奪其志上表論之及收還朝敕集朝賢議其事
休之立議從天保爲限斷魏收存日猶兩議未決收死便
諷動內外發詔從其議後領中書監謂人云我已三爲中

書監用此何爲隆化還鄴舉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
乃謂所親曰我非奴何忽此授凡此諸事爲識者所譏好
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不華靡亦爲典正魏收在日深
爲收所輕魏殂後以先達見推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爲搢
紳所愛重周武帝平齊與吏部尚書袁聿脩衛尉卿李祖
欽度支尚書元脩伯大理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挈祕
書監源宗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兼給事
黃門侍郎李孝貞給事黃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黃門侍郎
顏之推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
侍兼中書舍人陸乂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元行恭

辛德源王邵陸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長安尋除
開府儀同依例封臨澤縣男歷納言中大夫太子少保進
位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終於洛陽所著
文集四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竝行於世初休之在洛將
仕夜夢見黃河北驛道上行從東向西道南有一冢極高
大休之步登冢頭見一銅柱跌爲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
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柱遂右轉休之呪曰柱轉三匝吾
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之尋寤意如在鄴城東南者其
夢竟驗云子辟彊字君大性疎脫又無藝休之亦引入文
林館爲時人所嗤鄙武平末爲尚書水部郎中休之弟綝

之天平中入關次俊之位兼通直常侍聘陳副尚書郎當
文襄時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
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俊之嘗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誤
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論
俊之大喜後待詔文林館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
吾是才士也固從兄藻

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位中書博士詔兼禮官
拜燕宣王廟於長安還賜爵魏昌男累遷瀛州安東府長
史以年老歸家爲賊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中贈幽州
刺史子斐

斐字叔鸞魏孝莊時於西兗州督護流人有功賜爵方城伯歷廣平王開府中郎修起居注除起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梁尚書羊侃魏之叛人也與斐舊故欲召斐至宅三致書斐不荅梁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遷革李盧亦詣宅相見卿何致難斐曰柳下惠則可吾不可梁武帝又親謂斐曰侃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安得復論彼此斐終辭焉還除廷尉少卿石齊河溢橋壞斐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渾兩岸造關城累年乃就東郡太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壑以爲公家苑囿斐書荅以國步始康人勞未息誠宜輕徭薄賦勤恤人隱不從天保中除都

水使者詔斐監築長城累遷殿中尚書以本官監瀛州事
拜儀同三司卒贈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謚曰簡子師孝中
書舍人固從弟昭

昭字元景學涉史傳尤閑案牘爲齊文襄府黑曹參軍
甚見親委與陳元康崔暹等參謀機密及崔陵爲崔暹所
告元景効成其獄賴邢子才證白以免時以元景爲告而
順旨初文襄擇日將受魏禪令元景等定儀注草詔冊并
授官未畢而文襄殂罷府天保初除給事黃門侍郎後以
風氣彌留不堪近侍出除青州高陽內史卒於郡文集十
卷子靜立性淳孝操履清方美詞令善尺牘仕齊位三公

郎中隋開皇初州主簿

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也其先自武威徙焉世父元壽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自奉朝請累遷中書侍郎頗爲孝文所知任城王澄之園鐘離也以思伯持節爲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爲後殿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累遷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

時人稱歎焉昭帝時拜涼州刺史思伯以邊遠不願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因舍人徐紇言乞得停後除廷尉卿自以儒素爲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案周禮夏后氏卅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乎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學教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歟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

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案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鐘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案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

爲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
如此蔡邕之論非爲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
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
作不亦優乎其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
及徐劉之論謂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爲一
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
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
可準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
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
矣尋鄭此論非爲無當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

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揔章左个揔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竝無取焉學者善其議後爲都官尚書時崔光疾甚表薦思伯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爲侍讀思伯遂入授明帝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憍思伯曰衰至便憍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言思伯

與元興同事大相友昵元興時爲元義所寵論者譏其趣
勢云卒贈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文貞子彥始
武定中淮陽太守思伯弟思同字仕明少勵志行雅好經
史與兄思伯年少時俱爲鄉里所重累遷襄州刺史雖無
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元顥之亂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光護
竝不降莊帝還宮封營陵縣男後與國子祭酒韓子熙竝
爲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
侍中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謚曰文獻初思同爲青州
別駕清河崔光韶先爲中從事自恃資地恥居其下聞思
同還鄉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爲思同恨之及光韶亡遺誠

子姪不聽求贈思同遂表訟光韶操業特蒙贈諡論者歎
尚焉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翼隆精服氏學上
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翼隆乖錯者二十餘
條乎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
思同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翼隆亦
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翼隆說竟未能裁正

祖瑩字元珍范陽道人也曾祖敏仕慕容垂爲平原太守
道武定中山賜爵安固子拜尚書左丞卒贈并州刺史祖
凝字元達以從征平原功進爵爲侯位馮翊太守贈幽州
刺史父季真多識前言往行位中書侍郎鉅鹿太守瑩

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學生耽書父母恐其成疾
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
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窓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由是
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爲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
每歎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
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勞倦不覺天曉
催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
嚴毅不敢復還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孝文
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戲盧昶曰昔流共
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爲世

生以才名拜太學博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
帝顧謂勰曰蕭蹟以王元長爲子良法曹今爲汝用祖瑩
豈非倫匹也敕令掌勰書記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
人爲之語曰京師楚楚表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表再遷尚
書三公郎中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
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
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公可更爲誦悲彭城詩肅因
戲勰云何意呼悲平城爲悲彭城也勰有慙色瑩在座即
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
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

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
所屈爲冀州鎮東府長史以貨賄事發除名後侍中崔光
舉爲國子博士仍領尚書左戶郎李崇爲都督北討引瑩
爲長史坐截沒軍資除名未幾爲散騎侍郎孝昌中於廣
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瑩與黃門侍郎李琰之辨之瑩
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
瑩言時人稱爲博物累遷國子祭酒領給事黃門侍郎幽
州大中正監起居事又監議事元顯入洛以瑩爲殿中尚
書莊帝還宮坐爲顯作詔罪狀忝朱榮免官後除祕書監
中正如故以參議律歷賜爵容城縣子坐事繫於廷尉會

介朱兆入焚燒樂署鐘石管弦略無存者敕瑩與錄尚書
事長孫承業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遷車騎
大將軍又孝武登阼瑩以太常行禮封文安縣子天平初
將遷鄴齊神武因召瑩議之以功進爵爲伯卒贈尚書左
僕射司徒公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
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竊他文以
爲已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
其製裁之體減於表常焉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厄以
命歸之必見存拯時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子璵襲
璵字孝徵神情機警詞藻適逸少馳名譽爲當世所推起

家祕書郎對策高第爲尚書儀曹郎中典儀汪嘗爲冀
州刺史万俟受洛製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齊神武聞之
時又宣爲并州刺史署珽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授珽
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爲僚類所賞時神武送
魏蘭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
首珽皆和之大爲時人傳詠珽性疎率不能廉慎守道倉
曹雖云州局及受山東課輸由此大有受納豐於財產又
自解彈琵琶能爲新曲招城市年少歌儻爲娛游集諸倡
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爲聲色之游諸人嘗
就珽宿出山東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匹令諸姬

擲擣蒲賭之以爲戲樂參軍元景獻故尚書令元世儵子也其妻司馬慶雲女是魏孝靜帝故博陵長公主所生玼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人遞寢亦以貨物所致其豪縱淫逸如此常云丈夫一生不負身已文宣罷州玼例應隨府規爲倉局之間致請於陳元康元康爲白由是還任倉曹玼又委體附參軍事攝典籤陸子先爲畫計請糧之際令子先宣教出倉粟十車爲寮官捉送神武親問之玼自言不署歸罪子先神武信而釋之玼出而言曰此丞相天緣明鑒然實孝徵所爲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壘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玼懷中

得之見者以爲深恥所乘老馬常稱驢駒又與寡婦王氏
姦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珽早狎於衆中嘲珽曰
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年十歲猶號驢駒姦耳順尚稱娘
子于時諠然傳之後爲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於
坐失金叵羅寶太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珽髻上得之神武
不能罪也後爲祕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
遍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
以遍略數帙質錢樗蒲文襄杖之四十又與令史李雙倉
督成祖等作晉州啓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參軍趙彥深宣
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典籤高景略景略疑其不實密

以問彥深彥深荅都無此事遂被推檢琯即引伏神武大
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鉗刑其穀倍徵未及科會并州定
國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溫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
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琯才學并解
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
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文襄嗣事
以爲功曹參軍及文襄遇害元康被傷創重倩琯琯作書屬
家累事并云祖喜私有少許物冢早索取琯乃不通此書
喚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挺唯與祖喜二挺餘盡自入又
盜元康家書數千卷祖喜懷恨遂告元康二弟叔謀季璩

等叔謀以語楊愔愔嘆眉荅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文
宣作相珽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而諮取教判并盜
官通略一部時又除珽祕書丞兼中書舍人還鄴後其事
皆發文宣付從事中郎王士闕推檢并書與平陽公淹令
錄珽付禁勿令越逸淹遣田曹參軍孫子寬往喚珽受命
便介私逃黃門郎高德正副留臺事謀云珽自知有犯驚
竄是常但宣一命向祕書稱奉并州約束須五經三部仰
丞親檢校催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掩取珽果
如德正圖遂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珽送廷尉據犯枉
法處絞刑文宣以珽伏事先世諷所司命特寬其罰遂奏

免死除名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依除免例參於晉陽珽
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懷文章之外又
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帝
雖嫌其數犯刑憲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珽通
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敕令裴英推問元規以應對忤
旨被配甲坊除珽尚藥丞尋選典御又奏造胡桃油復爲
割藏免官文宣每見之常呼爲賊文宣崩普選勞舊除爲
章武太守會楊愔等誅不之官授著作郎數上密啟言爲孝
昭所忿敕中書門下三省斷珽奏事珽善爲胡桃油以
塗畫爲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尋徵夢殿

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太富貴及即位是爲武
成皇帝擢拜中書侍郎帝於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
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爲安德太守轉齊郡太守以
母老乞還侍養詔許之會南使入聘爲申勞使尋爲太
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詔誥初珽於乾明皇
建之時知武成陰有太志遂深自結納曲相祗奉武成於
天保頻被責心常銜之珽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
武皇帝爲神武高祖文宣皇帝改爲威宗景烈皇帝以
悅武成武成從之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爲嗣武
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

振古無二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焉璉
曰宜說主上云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
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万全計也
君且微說令主上粗解璉當自外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有
慧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璉於是上書言陛下雖
爲天子未是極貴案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
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
天道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秘書監加儀
同三司大被親寵既見重二宮遂志於宰相先與黃門侍
郎劉逖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彥深侍中左僕射元文

遙侍中和士開罪狀令述奏之述懼不敢通其事頗泄彥深等先詣帝自陳帝大怒執瑳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瑳因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心毀之陛下今既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遙彥深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鹽更部尚書尉瑾內外交通共爲表裏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下歌謠若爲有識所知安可聞於四裔陛下不以爲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尔乃誹謗我瑳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瑳曰何不開倉振給乃買取將入後宮乎帝益怒以刀鐶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

殺臣爲陛下合金丹遂少獲寬放珽又曰陛下有一范曾
不能用知如何帝又怒曰余自作范曾以我爲項羽邪珽
曰項羽人身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耳項羽布衣率烏
合衆五年而成霸王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謂
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曾縱擬張良亦不能及張
良身傳太子猶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疎外之人
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爲太上子居宸宸於已
及子俱保休祚最余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怒令以土塞其
口珽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於光州
刺史李祖勳遇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上言珽雖

爲流囚常與刺史對坐敕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
乃爲深阮置諸內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
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熏眼因此失明武成崩後主憶
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愛
幸珽乃遺陸媼弟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沈欲行伊霍
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
能決大事欲以爲謀主故棄除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媼言
於帝曰襄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
實由祖孝徵又有大功宜重報之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
人緩急真可馮仗且其雙盲必無反意請喚取問其謀計

帝從之入爲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死後仍說陸媼出考深以珽爲侍中在晉陽通靈啓請誅琅邪王其計旣行漸被任遇又靈太后之被幽也珽欲以陸媼爲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爲太姬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媧已來無有也太姬亦稱珽爲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揔監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幹給兵七十人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隣居大事脩築陸媼自往案行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作何計數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恒與吾等參論

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誤他國家事又珽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問珽珽證實又說謠云高山崩榑樹舉盲老公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珽并云盲老公是臣自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參軍封士讓啓告光反遂滅其族珽又附陸媼求爲領軍後主許之詔須履述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元海語侯呂芬穆提婆云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

旦面奏具陳珽不合之狀并書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無大臣體珽亦求面見帝令引入珽自分踈并云與元海素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曰然珽列元海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準令張叔略等結朋樹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守叔略南營州錄事參軍陸媪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專主機衡揔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數人扶持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方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隳壞珽推崇高望官人稱職內外稱羨復欲增損政

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府併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
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服章並依故事又欲
黜諸閹豎及羣小輩推誠延士爲致安之方陸媼穆提婆
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
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賊罪相及望因此坐弁及陸媼猶
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爲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爲
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爲御史中
丞陸媼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即出君瑜爲金紫光祿大夫
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冲釋
而不問珽日以益踈又諸官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

主問諸太姬憫嘿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孝徵多才博學言爲善人故舉之此來看之極是罪過人實難容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鳳檢案得其詐出敕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琤侍中僕射出爲北徐州刺史琤求見分踈韓長鸞積嫌於琤遣人推出栢閣琤固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琤於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復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郡公直爲刺史至州會有陳冠百姓多反琤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令下城靖坐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聽鳴吠賊無所聞見莫測所以或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至夜琤忽令大

川鼓譟聒天賊衆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陳向城珽棄馬
自出令錄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仍親臨戰賊先聞其盲
謂爲不能拒抗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相與驚怪畏之
而罷時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沒賊雖知危急不遣救
援珽且守且戰十餘日賊竟奔走城卒保全於州子君信
涉獵書史多諳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中書
郎珽出亦見發免君信弟君彥容貌短小言辭澀訥少有
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郡陷翟讓因爲李密所
得密甚禮之署爲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爲王
世充所殺珽弟孝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機

警有口辯兼解音律魏末爲兼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
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
之秀盧元景之徒竝降階攝職更遞司賓孝隱少處其中
物議稱美孝隱從父弟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爲時
所重大寧中以經學爲本鄉所薦除給事以疾辭仍不復
仕琰受任寄故令呼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琰欲爲奏官
茂乃逃去琰族弟崇儒涉學有辭少以幹局知名武平末
位司州別駕通直常侍入周爲容昌郡太守隋開皇初終
宕州長史

論曰表翻弟兄可爲一時才秀聿脩行業亦乃不殞家風

景文學義見稱敬安正情自立休之加以藻思可謂載德者
焉思伯經明行修乃惟門素祖瑩幹能藝用實曰時良孝
徵雋才雖多適足敗國叔鸞器懷清峻元景才幹知名並
匡佐齊初一時推重美矣哉

列傳第三十五

北史四十七

方洽周益周之冕孫粹然校正

